

# 清代海宁查氏闺阁诗群的心路历程

陈玉兰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清代海宁查氏家族在政治风浪中浮浮沉沉地一路泅渡,族中闺阁之生态也随着家族的浮沉而起起落落,经历了曲折多变的心路历程。其中查慎行母钟韞是山河变色的时世造就的母师女宗,她以体贴夫婿、鞠育子女的妇德和自身的文学成就被族人奉为典型和模范。在其垂范作用下,查氏闺阁诗群崛起,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易代之际、承平时期、家难之时及“天上人间”的落差之后,表现出不同的生态、心态特征,但共同体现为以德为主、才以副之的家族特性,体现为以诗笔的抒述和表达为家族文学的荣光添色增彩。与特定的生态、心态相关合,不同阶段的查氏闺阁的诗歌作品形态也表现出异时而趋的不同的题材好尚和艺术取向。

**关键词** :海宁查氏 ;世家文学 ;闺阁诗群 ;钟韞 ;蒋宜 ;查惜

**作者简介** :陈玉兰(1965—),女,浙江东阳人,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江南文学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宁查氏世家文学研究”(项目编号:08BZW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3)03-0145-10 **收稿日期** :2013-03-23

大凡瓜瓞绵绵、历久不衰的文学世家,往往都以诗为吾家事,并且联姻文学之族,体现出对文教的异常重视。文姻密织、女教隆重,因而满门风雅,这既是世家大族的组构方式,也是族中人众的自觉追求,更是大家族得以声名远播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浙江海宁查氏以“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为排行,名流辈出,代有闻人,且自清初查继佐、查慎行,到现当代金庸(查良镛)、穆旦(查良铮),皆以文名,可谓文学世家之典型。

而典型的树立,溯其渊源,首先当归功于明末清初“继”字辈主妇。查继佐笄室蒋宜、查崧继妻钟韞、查昌继妻陆氏、查诗继妻陈素、查奕继

妻祝氏等,俱有文采,皆以善诗著名。其中钟韞,更是家族公认的“壶范”,其道德文章,垂范族人,厥功甚伟。在钟韞等的模范楷式作用下,查氏闺阁诗群也继而崛起,并且在家族发展的不同阶段,经历了曲折变化的心路历程,在共同的诗美追求中,表现出多样化的创作风貌。

## 一、国变之际的母师女宗

“母师”“女宗”是钟韞卒后族人在《公祭文》中对她的称誉。钟韞(?—1672),明遗民查崧继之妻,诗人查慎行、查嗣璫、查嗣庭、查谨之母。她的女宗地位,有母以子贵的因素,但并非仅此而已。其实,明清之际查氏家族之闺阁,年辈较高

海宁查氏家族诗歌选本——《海昌查氏诗钞》稿本选录了海宁查氏260位男性诗人(其中53位作品待访)52位女性诗人(其中27位作品待访)的诗作,选录起迄时间为从出生于明宣宗宣德年间的查益到清同光年间四百余年计十四代人,此前及此后的家族诗人及其创作尚不在其列。

为人景仰的,在钟韞之前已有其人。据谱传,有查节妇,孝廉朱一是女,诸生查大让室,著有《壶训集》。又有沈氏,处士沈宗武女,查尔翰室,查继伸、查继佐母,自幼解音韵反切之学,工诗,文稿于沧桑后散失。继佐兄弟之学半得于母氏之教。虽然两位先辈的作品未见传世,但其曾有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世乱时衰、文献不传,使其曾有的模范作用没有了呈现的载体,以至“女宗”“母师”之美名后来为钟韞所专享。钟韞则的确以自身的创作成就和在相夫教子方面的成效,以及其名父之女、名士之妻、才士之母的身份,而成了一种家族精神的象征,是维系海宁查氏族文学链世代不断的无形推手之一。

“嗣”字辈查容(查慎行族兄)有《公祭查母钟孺人文》,其中开篇即曰海宁查氏聚居龙山三百有余年,之所以人才辈出、文脉不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内助多得其人也”。他热情礼赞钟韞之女德、妇德、母德,但认为“此犹非闺闼之所难也”。钟韞之所以难能可贵在于面对国家沧桑巨变的险恶形势时,能够内外经营,成就夫婿远志。其文曰:

盖自甲申以后,江南氏族亦多故矣。吾家逸远恃才气豪迈,不肯因时俯仰;又承先人遗志,往往散金结客,每为人所难,为性复刚方,好为危言公论犯人所忌,以致嶮巇多故,财产中落。孺人处之无忤容,惟委曲承顺以相夫子,……故逸远多难之后,抗鲁连之节,怀尚平之志,读书谈道,油然自得,若未尝贫者。<sup>[1]31-32</sup>

在查容看来,女性,本应该无亏女德、妇德、母德,这已是共识,无足为难。钟韞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才足以副德,而这,恰恰为一般有此心无其力的女性所不可企及:

圣贤不作,闾教愈衰,妇人女子狃于无才是德之言,因循偷惰,不见一长,若遭变更,遂不能支持门户,呼号推谪,貽夫子羞者多有。<sup>[1]32</sup>

正因如此,钟韞堪为“家人妇子”——整个宗族之母师、女宗,而不仅仅是垂教族中女性而已。她才德兼备,对外,成就了丈夫的英名——在甲申“变更”发生之际,深明去就出处之理,克己奉礼,支持丈夫坚守遗民立场,使之不仅无内顾之忧,更以一种浩然之气,应对忧患迭起、百毒齐侵的时事,最终真正做到了无亏于大节;而在内,

她又不像一般的妇人女子,会借口“无才是德”的女训,趁机偷惰、不见一长,而以其内蕴的才情,和风细雨一般,化育家中子女,造就了他们的才名。她是查慎行兄弟文学的启蒙者和人生之路的引路人。

“守雌振雄”的钟韞因此而有了垂范后代的意义;查氏后人,尤其是族中女性,也就有了道德文章的模范,始终仰望,自觉陶铸。于是,钟韞于查氏家族,就有了符号化的象征意义。这,是天崩地裂的时代造就的,是特定的遗民文化生态圈需要的,而钟韞的个体成就又适足以副之,可谓时代、家族和个人多方选择的结果。

钟韞出生于一个有学术文化传统的颇重实务的宦宦之家,其祖为明末名宦、仁和博陆人钟化民(?—1596)。钟化民为官多惠政,有“钟青天”之称;在晚明宫廷“争国本”案中直言敢谏,是著名的“不要官、不要命、不要钱”的廉正清官;于经济、天文、地理、韬略之书,无不通谳,著有《读易钞》《体仁图说》《日省录》《励学篇》《经济日钞》《应变录》《亲民类编》《阅视类编》《求生录》等。由此可见博陆钟氏崇文尚实的家风。

由于钟化民之孙辈钟韞等“生鲜兄弟”,为众多的姐妹群倒是未受到性别歧视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都嫁了能诗擅文的夫婿。钟韞行七,其姐妹行有钟青(字山容)、钟筠(字贲若)等;又有方眉士,当为异姓姐妹,有唱酬往来。其中钟筠著有《梨云榭诗余》,其《南歌子·寄七秭查夫人眉令》,极陈姐妹情好之状。不仅钟氏姐妹情深,钟筠夫君仲恒与钟韞夫婿查崧继也志同道合,都是遗民者流。仲恒,明末诸生。寓居塘栖镇三十余年,与遗民丁澎、金张辈为友。著有《雪亭词》十六卷、《词韵》二卷。除《词韵》为清代词律的早期著作,备受关注并奉为规矩,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外,其论词,也有高见,如“作词用意须出人想外,用字如在人口头。创语新,炼字响,翻案不雕刻以伤气,自然远庸熟而求生”<sup>[2]610</sup>等等,都颇经典。

钟韞的母族,是运河之畔的古镇上一个诗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家族,她自小在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与一群富具诗情的姐妹采择清新的诗料酝着诗之佳酿,“少小追随事唱酬,年年花月自春秋”<sup>[3]《哭方眉士》</sup>,其《长绣楼诗集》当为少女时期针经余暇、姐妹唱和之作,可惜已佚;既长,又姻联诗书之家,夫妻相得,姻党加稠,闻见更广,唱

酬频密。可惜无忧的日子无多，在钟韞青春芳华之年，沧桑巨变的乌云就驱之不去地盘桓于天顶。作为江南古镇的栖塘、博陆一带，向来是名士风流之地，当夷人君临且让衣冠之士受剃发之辱之际，风发云涌出多少可歌可泣之人事，是可以想见的。这既是查崧继的生存背景，也是钟韞耳闻目睹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钟韞姐妹及她们的夫婿们都无由腾离、必须面对的。

山河变色的黯淡时局下，查崧继、仲恒们选择了反抗和坚守，钟韞和钟筠等自然是理解和支持。而闺侣的扶将，于遗民而言，既是物质的后盾，又是精神的慰藉。

而钟韞更以其精神世界的丰富，足可与遗民族众展开灵魂的对话。她对查氏家族文学的贡献，一是以本人的创作成果，丰富了家族文学宝库；二是以其家学、气节、才情及情笃义厚之为人，对子女言传身教，影响了查慎行、查嗣琛兄弟的文学之路；三是无论道德文章，都对家族女性起到示范作用。

钟韞生平积稿，当是不少。查羲《选佛诗传》就说钟韞于归查崧继后，吟咏风月，陶写溪山，夫妇唱随，有集百卷。惜遭遇遭迕，诗稿有散佚，且“疾亟时自以风雅流传非女士所宜，悉焚弃之”<sup>〔3〕</sup>附录。所存《梅花园存稿》，有诗58首、词11首，皆出于其长子查慎行默识追录。因此，钟韞的曾孙女查昌鹞得以领略的也就只是其曾祖母这昆山片玉的遗泽而已。但即便如此，也已经不胜企仰了。“桂林虽一枝，幽馨尚盈把。堂堂敬业派，渊源溯昔者”——查昌鹞在《敬题曾祖母钟太淑人梅花园存稿后》中如此评价钟韞诗学和母教对查初白及其“敬业派”的影响。

这里颇可玩味的是：向来珍重文字，并且谆谆教育慎行兄弟“学业有家传”的钟韞，何以对原有“百卷”之多，遭遇变乱后已经散佚不少的诗稿痛下狠手，于“疾亟时自以风雅流传非女士所宜，悉焚弃之”呢？仅仅是“风雅之传非女士所宜”吗？看钟韞因为“家鲜兄弟”而受的女“士”化教育，以及查崧继散金结客时脱簪沽酒以佐清欢的种种表现，当并非一般闺阁者流。至于焚稿，想必也是一种不得已之举——其夫查崧继也是在“没前数日，尽举所著付之火，盖公意不欲以文人名”的，并且他们的儿子查慎行，也在查崧继去世的次年，尽毁此前所作诗古文稿。焚稿，在当时文人，是一种普遍之举。这说明了在令人惊悚的

文化环境中文人心有余悸，出于免灾避祸，无奈而为。前此族伯查继佐受《明史》案震怖，就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家族记忆。如此，则钟韞及其丈夫焚毁之稿可能会有的内容也就可以略加推测了。其存稿初白翁题以“梅花园”之名，当与其外家“十里梅花香雪海”的名胜不无关联，自然象征着一种傲立冰雪的烂漫。

于是我们就只能凭那极为有限的烬余之作来管窥钟韞的才情了。

我们会看到，所存无多的作品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以家为轴心弥散开去的，写的都是家庭之爱，女儿情、姐妹情、夫妻情、母子情，都可谓情深义重；偶尔将情思轻笼上家之所在的乡里，也充盈着人文江南的水灵灵的或曲幽幽的气息，可爱抑或感伤。谨言慎行的初白翁知道，这样的一些温情之作，是让人觉得温暖而又大可心安的。

《梅花园存稿》中系年最早的作品是《西溪山庄同胡少君方眉士积石引泉》，作于壬午年（1642），写的是故乡生活的片段，大约是她少女时期的作品。诗人笔下的山乡，天地交泰、动静得宜，如歌如乐、诗情画意，生息于其中的人物，更是陶然自乐、无忧无虑。偶然闯入的几个年轻人，以奇思妙想号令山中泉石，使涧石挪地，使山泉改道，使山中天然的诗意更合乎人的审美。于是，自然界活泼泼的生机和人类活泼泼的生命相谐和，共同构成了一个令人悠然神往的境界，那简直就是帝王不作的“羲皇”前的世界。

类此的讴歌少小生活和故乡风物的作品还有作于甲申年（1644）的《西湖竹枝词》：

湖外春云映晚潮，湖头箫鼓入春饶。风光朝暮知多少，弱柳烟波十二桥。<sup>〔3〕</sup>

钱塘晚潮，西湖箫鼓，湖面烟波，长堤画柳……这是钟韞对故乡生活鲜明而永恒的记忆。这种记忆铸成文字，对查慎行兄弟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母亲的文字，查慎行不仅能默识诵记，还将其诗境移植到自己的心象中，他特别为康熙所欣赏的“臣本烟波一钓徒”之句（查慎行因此得“烟波钓徒”之号），不正是对烟波江南的记忆，幻化自其母的诗境吗？

在钟韞的记忆中，江南山美、水美，人更美！其《采莲曲》所表现的江南少女的清纯灵动、便娟美好、柔婉多情，真令人赏心醉目而生各种遐想——这正缘于钟韞刻骨铭心的江南印象。写这样的江南水乡生活图景时，已经是她理想幻灭的

时候：北人的铁蹄踏响而来，震破了水乡的和平宁静。故国沧桑，人世艰难，只能驰骋想象，乐景写哀以自遣。

钟馥笔下直接写今昔之感的作品，也有寥寥数首，都是着眼于家乡旧游的，如写于庚子年（1660）的《别西湖十载庚子春季重游率成二绝志感》之二：

春草春花春水舟，春风转忆少年游。即看旧日题诗处，尽作连天牧马愁。<sup>〔3〕</sup>

“慷慨有大志，以经济自许”的查崧继，在“风摇草动，百毒齐起”的年代，散金结客，南来北往，过着“屋里寒梅三百树，年年偏看客中花”<sup>〔3〕</sup>《得逸远京口信》的动荡日子。夫婿年年不在家的钟馥，所为诗篇，相思怀人、课子育儿而已，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对家族、对家人的深情厚义！

《梅花园存稿》中关于子女课读教育的仅两篇，其中之一为《示两儿读书吴山》：

丧乱还家后，周旋只两儿。苦辛都为汝，贫贱且从师。慎勿趋时好，何须恋旧茨。晨昏原细故，努力慰哀迟。<sup>〔3〕</sup>

其二为《琏儿璫儿分心吟咏恐荒章句诗以诫之》：

头颅俱长大，负笈岂徒然。家计愁中落，成人望汝贤。才名终世态，学业有家传。好副双亲望，辛勤二十年。<sup>〔3〕</sup>

以上两诗，前一首作于1659年，其时慎行10岁、嗣璫8岁，钟母新亡，嗣庭未生，故有“丧乱还家后，周旋只两儿”之说。其时查崧继、钟馥夫妇于儿辈“不令为科举干禄之学，而读书为诗古文”，其“慎勿趋时好”，盖此之谓。后一首，就其在集中的排列次序看，在《哭方眉士》十首之前。方眉士卒于辛亥（1671）秋，次年春，钟馥亦卒。因此，此诗可谓钟馥晚年诫子之言，对二子抱有科举功名厚望，说明了她对科举政治的一种态度的转变。这也是一般清初明遗民同样会经历的心灵之路。而“才名终世态，学业有家传”后来则成了查氏族众的家训，查慎行的人生之路，是一步步遵循着母氏之教的。

钟馥去世时，慎行23岁，嗣璫21岁，嗣庭仅9岁。母教对于查嗣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是及不及两兄的，这或许是查嗣庭不如两兄从容淡定，而成为家门另类的深层原因。

钟馥才情富赡又极擅词藻，其诗作，澹远之境、绵至之思、静好之情，俱出以白描无雕饰的

语言，对同宗族人影响深远。首先影响及于其子查慎行，为“敬业派”以白描为宗之诗学渊源。其次，族中闺阁擅吟咏者，都会被认为是嗣响钟夫人，如查嗣璫子查开诗集后附有其夫人钱复的《集唐诗》，查昌图有题解赞许钱复曰：“又况道馥才，堪嗣钟夫人。”正以往古才媛谢道馥、钟夫人（晋王浑妻）合为钟馥相比拟。查鹑昌曾辑《学绣楼名媛诗选》，其中录钟馥存世之作十之六七，经此广播，钟馥的影响就不单单是族内了。所以钟馥非唯查氏女宗，也有超越家族的意义。

在钟馥的垂范下，清代海宁查氏闺阁诗人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群体。就其生命历程看，在家族发展的各个阶段，闺阁中的人格特征和诗歌取向也自不同：易代之际的不栉之士、承平时期的扫眉才子、家难之时的巾帼须眉、“天上人间”后的淑德才媛……尽管由于生存境况不同导致价值取向各有差异，但淑德之修、节烈之气则是各阶段查氏闺阁们都秉持的，这是历史上的“他者”对这个家族中女性进行表彰时特别强调的，也是我们今人对这个家族中闺阁诗人的突出印象。而与其他名门望族中的闺阁尤其不同的是，查氏闺阁也以“修德”为主，然而其才足以副之，她们纷纷用诗笔描写人生际遇、抒发心灵感受，显示出了独特的价值追求和艺术取向，她们与这个家族的男性共同缔造了家族文学的辉煌和荣光。

下面我们就来检阅不同历史阶段查氏闺阁中人在道德文章方面的不同表现。

## 二、易代之后的不栉之士

大凡改朝换代之际，坚持故国立场的闺阁也必然会像士人一样面临去就之选择，而在大义面前，女性有时更会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然和坚持到底的不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本性使然而非道德约束或外部苛求的结果。钟馥于国变后支持丈夫散金结客并救助义士，尔后又相夫教子、克己奉礼使丈夫后顾之忧，终得坚守遗民立场以无亏大节，如此体“国”之举，曾经感动过许多圈内有识之士。这是遗民者流的表现。

而在此之前，查继佐之母沈氏，见虏骑踏尘而来，为免受辱，“惊投水中，幸负絮不沉”<sup>〔4〕</sup>，也表现出了抗命完节的勇气，与烈士无异。

而与钟馥同时而略长、享年则远较钟馥为长的查继佐如夫人、沈氏之媳蒋宜，则是一个禅悟得道、勘破世事、洁身自爱者，这是国变后无可

如何之际女士们的另一种持守,同样值得称道。

蒋宜(1617—1691)于崇祯丙子年(1636)20岁时于归查继佐为如夫人,时继佐36岁。顺治二年(1645)六月,继佐偕蒋氏避乱庙湾;八月,蒋宜生子方十日,继佐奉南明鲁王之诏,弃妻子去,起事江上,蒋宜独自承受生活上的和政治上的种种压力。1661年,继佐因受《明史》案牵连,被逮系狱,蒋宜决计从死,幸事白得免,从此长斋念佛。继佐卒后,蒋宜祝发受戒,法号悟真。卒年约75岁。

《东山及门诸弟子集》中有《廿四句恭述敬修堂查母蒋夫人六秩寿》,对蒋宜一生作了简要概括,从中可见查继佐一生的英名和事业里面也有蒋宜暗涌的血泪和默默的牺牲,而这正是查继佐的精神支撑。查继佐于临终前十二日,还纵笔写下“令妻寿母”四个擘窠大字,以为蒋夫人六十诞辰寿,表达了数十年夫妻同命之情。

蒋宜著有《明心录》二卷、《蕤阁偶咏》一卷。前者为禅悟之著,后者有查继佐侄查嗣韩所撰序,其略云:“母与伯父,偕隐湖山之侧,性嗜书史,尤耽禅寂。年逾花甲,陟金山、登天目,以求证悟。平生工吟咏。语本至性,兼由静悟,不事雕饰,言所欲言而止。吟咏虽多,韩只录千佰之什一耳。”<sup>[5]卷七,《蒋宜小传》</sup>由此可见其诗作数量及风格之一斑。

从蒋宜诗作看,她对于查继佐的体贴,不仅用肉体的生命,而且用无上的精神灵魂。我们可以在蒋宜的诗集中看到查继佐的影子,他们以同样的诗意诗题,互通着声息。查继佐有《落叶诗》八十首寄慨,蒋宜亦有《落叶十首》;查继佐好为梅花诗,并有《梅花讖》传奇,蒋宜有《咏梅三十首》。这应该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灵魂的符契。其《落叶十首》有曰:

消瘦寒林意自凄,可怜零落任东西。妬风何苦相凌逼,春恋枝头不忍离。

霜染千秋色不同,纵然娇艳也成空。凭风分付东流去,耐登寒枝春不穷。<sup>[5]卷七</sup>

这样一种无奈的凄苦和执着,是会让查继佐引为同道的。

蒋宜诗有的表现在俗世人生与禅宗参悟之间徘徊不定时的心底波澜,如《秋夜有感》曰:

水边结社足优游,一念能融万劫忧。聊蓄闲花消日子,冷看落叶逞风流。蛩心切切缘何事,蝶梦蘼蘼未肯休。最是月斜听不得,

孤鸿叫起一天秋。<sup>[5]卷七</sup>

但更多的是表现身无拘系、心无挂碍的神明通透的出尘境界,毫无人间烟火之气。如《漫兴》:

秋山逢雨后,突兀插青葱。尤爱一溪水,能教万派通。沙鸥随意适,野鹤自心空。看破人间世,全如风入松。<sup>[5]卷七</sup>

或者表现以禅悟的境界来驱遣人世的烦愁的愿望,如《偶成》曰:

蟋蟀来床下,金风过小楼。湖开十里月,叶拥万山秋。说法心何在,谈禅句未投。雁声时入梦,散我满腔愁。<sup>[5]卷七</sup>

总之,蒋宜的诗作以明白自然的语言,表现对超凡脱俗的诗意境界的追求,颇有清空澹远的韵致,不啻为那个令人伤痛的时代一剂止痛的良药。

蒋宜与钟馥之不同在于:钟馥用诗笔承载女性现实人生的所有的欢乐和苦难,表现了对周围人事的执着的热爱和担当,她的诗和她的人生高度统一,诗即是人;蒋宜则用现实的生命咀嚼着人世的苦难,而用超现实的灵魂,寻求着看破和超脱之路,其诗,少见人间烟火气,而用另一种熨帖,另一种境界,给人息心静气的抚慰。

但是,这种超现实的清明的境界,恰恰反衬了人世的烦忧;而所谓的勘破和超脱,正说明了来自反面的无由摆脱的执着。而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中,哪怕像蒋宜那样能够达到有限的超脱的,又有几个?蒋宜是无可复制的,何况,她的看破,令她无意于家传和承续。查继佐、蒋宜身后,不仅子嗣寥落,也不复有以诗名者。

而钟馥的文学生命,在她的子孙后代中得到了承续。这恐怕就是海宁查氏以钟馥为母师、为女宗的原因。但蒋宜的处变不惊、清高自持,也是令族众敬佩的,在查继佐广布各地的门生心目中,蒋宜足堪不栒才士之称。

### 三、承平时期的扫眉才子

查氏家族既有学行并茂、德艺双馨的女宗,又广结文姻,频事唱酬,有意壮大或造就文学创作队伍和人才,浓厚文学创作氛围,因而,在康、雍、乾、嘉承平之际,出现了不少的女诗人、女词人。她们从小受到文学的熏陶;既长,闺中唱酬,诗文自娱。也许她们未必认为文学为女子所宜,也许她们仍然认为文学是须眉之事,但正是这种没有家学传承负担、没有现实功利目的的创作,反而能够率性任真地彰显女性的禀赋才情,表现

她们真实的人生感受和精神气质,成就一些天然无饰的作品,从而使查氏闺阁不期然地成为家族文学链中重要的一环,占据了家族文学传承人中不可或缺的席位。尤其在查氏家族发展史上康熙年间门第高华的时期,查氏闺阁,与此期簪缨家族的显赫地位相称,也表现出了绝世的风华和自信,有着扫眉才子的倜傥和不群。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不少的个案,查惜就是其中的典型。

查惜,字淑英,诸生查奕继(1640—1693)女,监生马思赞(1669—1722)妻。母祝翼昭,字汉妹,工诗词。自查惜6岁开始,其母就授以唐人绝句、花间小词;每遇春秋佳节、花朝月夕,常常与从姊查蕙、侄妇婉思、侄女查理等人诗词唱答<sup>[5]卷七,《查惜小传》</sup>,骈珠联萼,一门风雅。15岁归马思赞。马思赞,字寒中,又字仲安,号南楼,同邑海宁人。其人性豪迈,喜交游,有《寒中诗》,所作一往而有俊气;善书,精绘事,擅篆刻;好藏书,所藏多宋元精槧,旁及金石书画,其道古楼为东南藏书之冠。查惜于归后,夫妻相得,日坐藏书楼中,观唐宋以来诗文,丹黄校讎,深闺唱和,时人望若神仙。查惜所著《南楼吟香集》六卷,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刊本,马思赞、祝柔嘉、母祝翼昭为之序,计有古近体诗107首。<sup>[6]1428</sup>观查惜所为诗作,吊古感今、咏史咏怀,爽利峻拔,有丈夫风、神骏气。其中《读史》诸作,透露了她踔厉风发的精神气度。其一曰:

人死名须留,豹死皮可鬻。卓哉王彦章,千古同一哭。梁主虽非贤,国土为我畜。此心不可移,此身肯再辱。佩刀引自裁,天地皆怒触。至今存铁枪,余威震殊俗。<sup>[5]卷七</sup>

诗中所咏,为五代后梁猛将王彦章,“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是他的名言。面对天下纷乱而主昏臣庸的现实,他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骁勇卫国、严正不屈,终以身殉。除王彦章外,查惜笔下的英雄还有心丹气正的文天祥等。她有《题家仲安画松图》,谓“我欲比德百折不回之孤忠、万古不灭之英雄”,正是借题画自道不甘雌伏的雄心。正因为查惜向往着往古英雄的人生,所以对丈夫的要求也非庸常。其《呈家仲安》对丈夫的激励,让人可以直觉出两人互为师友的关系:

周鼎浮洛水,龙剑出丰城。宝气不终没,人怀万古情。不如乘骐驎,不如驾长鲸。行游向京洛,高望凌蓬瀛。茂先励素志,终军请长缨。修能继内美,特达宏家声。<sup>[5]卷七</sup>

不仅互为师友,有时查惜简直还有些高自位置,其《题李清照》颇有自拟自况意味:

间气钟闺秀,偏输一段情。雨疏风骤后,曾忆赵明诚。<sup>[5]卷七</sup>

查惜好为咏古之作,其《琴台》诗,颇有士求友生之古意:

弹琴人已去,此地独留台。流水穿林合,高山入座来。悲风阴白日,细雨锁苍苔。凭吊情何极,余音空复哀。

再如《从军行和唐人韵》,其豪迈之情、高迥之境,不下盛唐边塞诗:

万里从军铁甲寒,闺中征雁寄书难。夜来惟有高高月,江南塞北一样看。<sup>[5]卷七</sup>

查惜虽为女流,但也像传统士人一样关注民生,不少的长篇短章,也有唐人讽喻意味。如《口占》:

芙蓉涨绿水,浦上一鱼竿。莫说渔家乐,渔祖亦到官。<sup>[5]卷七</sup>

该诗区区二十字,率意随口,词约意丰,以秾彩的春色衬黯淡之秋情,层转有致,别具锋芒,令人想起前人诗意:“青山无处避征徭,十载书囊到处挑。欲买钓船湖上隐,近来渔课又难饶。”同样具有鲜明讽喻色彩的另如七言长篇古诗《江南水》,以宏大的叙事,抒写生民苦难,寄予深刻同情,笔调苍凉劲健,完全不显闺阁中人的纤弱幽曲。

但查惜这种意气昂扬的创作,终于因为世事的变化之于人心的影响而改变,其《行路难》,表现了迥异于以往的化刚为柔、弃雄守雌之想:

行路难,不在羊肠之屈曲、蜀道之巉岨。行路难,不在三峡之逆流,十八之长滩。康庄途,生荆棘;顺水舟,多狂澜。人人只知涉险之为险,谁知至险乃在平与安。浊酒频频进,焦尾续续弹;贱妾歌一曲,为君竟日欢。君不见,聪明反被聪明误,知雄守雌天下宽!<sup>[5]卷七</sup>

“顺水舟,多狂澜”,“至险乃在平与安”,语虽平淡,但极为警策。能作这样的议论,大约是因为耳闻目睹了太多“翻手作云覆手雨,一颦一笑皆波涛”<sup>[5]卷七</sup>的政治风雨之故。查惜为查嗣庭族姐,两家向有往还。不知查惜此作,是感事而发、慨在其中,还是不幸而言中,表明扫眉才子的世事洞明呢?

明顾元庆《夷白斋诗话》引王仲深诗,见何文焕编《历代诗话》第80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四、家难之时的巾帼须眉

查氏家族在清初迭遭文字狱，其中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的是查嗣庭试题案。在此家难之中女性们的表现是令人扼腕，也是令人称叹的。其中代表人物，一是内阁中书查克上妻浦氏，一是查嗣庭之女称“查蕙纒”者。

据《宗谱外传》记载，查克上因其父查嗣庭获罪而一同论死。浦氏与婆婆史氏相约自尽。史氏自缢，浦氏赋绝命词四章，遂吞金死。其《绝命词四首》有曰：

罔极深恩未少酬，空贻罪孽重亲忧。伤心惟恨无言别，留取松筠话不休。<sup>[5]卷七</sup>

在变故突发之际，义不苟活而受辱，反而从容赴死，以昙花一现的无极才情，牵动人心，让人一掬同情之泪，这哪怕在须眉，也是难能的。此案中被遣戍的须眉不知凡几，除非迫不得已、不得不死，又有几人能以死抗争、以死相殉！

而查嗣庭之女查蕙纒遭遇家难后，随族中众人徙戍边塞，有《题驿壁》诗，见者哀之。其事其诗见载于多种文献。郭则澧《十朝诗乘》卷八录该诗曰：

薄命飞花水上游，翠蛾双锁对沙鸥。塞垣草没三韩水，野戍风凄六月秋。口读父书心未死，目悬家难泪空流。伤神漫谱琵琶曲，罗袖香消土满头。

查嗣庭虽说对政治持有些许不同政见，但也不至“恶毒”到讪谤朝政。他之所以最终以文字得罪，遭致“戮尸梟示”的下场，完全是雍正借以打击隆科多、蔡珽的借口。但是，统治者的政治阴谋，往往是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和尊严为代价的。案发之初，全家上百口阖门就逮；案结时，查嗣庭已自杀，查克上已病死，除了查慎行父子被释还外，其他同产兄弟子侄或斩监候，或流放，或发配为奴，家产籍没，可谓惨绝人寰。查蕙纒就是被流戍到东北的一位。面对杀戮和虐辱，族中众人非唯无可如何，甚至还因为能苟活、因为能归葬而感恩戴德。查慎行得知查嗣庭死讯后，曾写下《哭三弟润木》二首，其中有曰：“罪大诚当杀，全归有数存。生难宽吏议，瞑亦沐君恩。”<sup>[7]</sup>尽管我们能够感受到老诗翁其实很悲痛很沉重很无奈，但“罪大诚当杀”，无论如何，让人背冷！面对雍正帝对自己一家的宽免，查慎行感激涕零，跟家人说：“圣恩高厚，涓埃难报。幸不亏体辱亲，全而

归之，死无憾矣！”在查嗣庭案中，查慎行是被责以“家长失教”之罪的，因为他是长兄。如今案结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他除了带家人山呼万岁外，不能有任何的不满，不然随时会招来雷霆之怒而引起更广泛的株连。所以，在命运不由自主、“圣上”主宰一切的时代，任何人都不会自觉地被抽掉了“反骨”，哪怕内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表现在外面的，只能是低眉顺眼、唯唯诺诺。可就有那么一位蒲柳般柔弱的女子，她像一片飞絮，被一阵狂风从枝头丝丝缕缕地扯下，完全身不由己地被弃掷在塞外荒寒的戍地。但是，她不悲红颜薄命，而是口笔诉冤、琵琶谱怨，为家门的不幸流着怨而怒的眼泪。的确，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要写下“口读父书心未死，目悬家难泪空流”，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在海宁查氏的宗谱中，上引浦氏的那首诗，因为“略无怨意”，因而见录；而查蕙纒的这首在谱传中则不见踪影，想必是因为该诗有“怨意”的缘故。因而，有些收录了此诗的笔记和诗话类著作，这两句诗有异文，有的版本作“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据一些笔记所载，此题驿壁诗，曾有文人和作。常熟汪沈琇就曾次其韵，作诗云：“弱息怜教绝域游，魂飞何只似惊鸥。覆巢卵在漂流际，薄命人丁琐尾秋。绮阁低迷空昔梦，边笳凄切咽新愁。伶仃历尽崎岖苦，尽尔青春也白头。”<sup>[8]卷四,76-77</sup>根据这次韵的情况，似乎也说明原作颈联当以后者为是。然而，在笔者看来，后者（还包括其他异文）尽管表现出了更高的艺术技巧（思母泪涌，如渤海之潮，背乡愁重，如连山不断。两句用了比喻、拟人、通感、句式错综陌生化等手法），也贴合塞外远戍的自然环境，但是至哀无文，在感情上反而没有前者那么真切自然，那么符合柔婉弱质注重感性的女性的心理和口吻。文人的润饰和改写，或许是出于艺术技巧方面更精巧、更工整的考虑；或者主观上就是为了淡化原作强烈的情感，以方便作者及其作品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和保存；或者为作者讳，以乞怜状博人同情，以求非常之赦免。

郭则澧《十朝诗乘》，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四册第256页。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徐世昌《晚晴移诗汇》卷一八五、《海昌查氏诗钞》等颈联作“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另“三韩水”作“三韩路”，“伤神”作“伤心”，“琵琶曲”作“琵琶怨”。

查师《主善斋文钞》有史氏、浦氏传，其中曰：“浦之诗略无怨意，是宜并录之，如合传例。”

但是,须知海宁查氏是出烈女的!父兄已死,母嫂自尽,查蕙纒生不如死,其作孤注一掷之激愤语,为亲人鸣冤,为自己诉哀,表达死者心未死、存者泪空流的强烈悲愤,自在情理之中。而这,在那个时代,是需要不让须眉的胆气的。查蕙纒,正如梁启超说的,仅凭此诗,就“不愧名父之女”。

### 五、“天上人间”后的淑德才媛

查嗣庭案之后,海宁查氏一蹶不振了数十年,再也不见了当初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荣华气象,直至嘉庆九年(1804)查揆中举、嘉庆十三年(1808)查元偈得中进士,黯淡无光了几十年的家族始见起色。但与全盛时期相比,总的来说,冷衙萧斋之寒官而已。查氏就此由庙堂走向民间。

经历了“天上人间”的落差,人生不如意事往往就十有八九。科场屡蹶,门庭冷落,衣食乏供,门户萧条……困境中的查氏闺阁,又凸显了以德为先、才以副之的本色。安贫守素、崇贞守节,重新成为查氏女性的集体意识。于是,淑德的才媛、工吟的节妇,一个又一个地,在已显寂寥的人生舞台上缓歌轻吟。

查氏家族发展的这一个阶段时间最为漫长。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经历了盛衰之变的“罪人”之后,其中典型的如查昌鹁。查昌鹁,查嗣庭孙女,查克瓚女,陈咸备妻,陈敬璋母。当“试题案”发时,查克瓚尚在免死之龄,于是流戍,其母史氏则自缢身殉。有这样的家族痛史,查昌鹁对文采该有一种怎样的渴望,又该持一种怎样的恐惧!她自序《学绣楼名媛诗选》说:“余自髫龄,承母氏命,从伯兄介庵先生受业。初授《毛诗》《女孝经》及《内则》《女训》,迄于小学、四子书,略皆成诵;复授唐诗数百篇,徒伸咕啐,未遑讲解。甫及笄,遂辍诵读,从事女红。刺绣余闲,取向所成诵者,私自研求,略晓大义。时就岩门诸兄质其所疑。至声韵之学,往往见猎心喜。然不敏,未尝能作,且以非女子事,辄不敢为。偶有小咏,即焚弃之,不复存稿。”<sup>[6]1426</sup>流戍边地的查氏族人在戍地仍继续着风雅的酬唱,这从查嗣璫父子在蓝田的创作情况就可以见出。大概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精神上的苦闷吧。加上“试题案”后十年,乾隆继位,查氏族人终得赦归。因此,罪人之后的查昌鹁还是有一定的条件接受家族的教育,尽管这时的教育已不同于查惜之时的

诗意化,已转为女德为先了,但毕竟仍有家族传统的文学的影子。而因为文字狱阴影始终笼罩,就其自身的文字表现看,未免心有余悸而噤若寒蝉。所幸嫁为士子,闺门之内,疑义相与析,文字戒终于解禁。不幸的是,这种彼唱我随的时日并不很长,在儿子尚为幼小时,36岁的查昌鹁即赋悼亡,于是过起抚育幼孤、侍奉高堂的节妇生活。直至鞠子成儒、婚嫁事毕,她才有闲心重拾艺文,编撰《名媛诗选》十六卷,以慰少时对韵语见猎心喜之情。其《学绣楼名媛诗选》共选录清代女诗人640家,钞古今体诗2674首,并附录作者事迹和诗歌评论。该书有功名媛不小。从查昌鹁的成长背景、受教经历以及文学成就看,海宁查氏的文学生命真可谓顽强,查慎行有诗句曰“梦里似曾听雨过,晓来仍不碍山行”,若用作此解,亦然。

查昌鹁盛年守寡,含辛茹苦,但她命运总算好,毕竟有所谓“福报”在。更为凄惨的闺阁在查氏家族中可谓触目可见,我们以重振查氏家声的诗人查揆身边两位至亲的女性——查映玉、查端杼为例,她们是“才高碍福”又“福薄才现”女性的典型。

查映玉,字春帆,一字璧人,查揆妹,海盐梅花书屋张家张焘室,著有《梅花书屋诗草》七卷。查映玉年二十于归张焘,不两年即赋未亡。有一女旋殇,过继一子又殇。映玉葬夫奉姑,哭子哭女,营己生圻,终日以泪洗面而已。所为诗作,幽情怨思,读之凄然。《除夕》曰:

椒酒家家饮自欢,空闺我独倍凄然。此生事事多成梦,苦雨酸风又一年。<sup>[5]卷七</sup>

空闺块然独处,人生事事如梦,年复一年,苦雨酸风而已。幸有查揆、查奕勲、查余毅二兄一弟时相挂怀,往复唱酬,以慰寂寥。其《芦花四首和稻菽弟原韵》之一曰:

似竹萧疎似雪稠,渔庄门外白苹洲。江天夜静全身月,云水光摇一色秋。汗漫游翰鸥自得,氍毹舞与鸥同愁。应怜世上红颜苦,特令花开现白头。<sup>[5]卷七</sup>

组诗随物赋形,妥意比兴,寓意悠长,抒情婉转,以满眼冰雪的意象和意境,写出了往古节妇凄然之美、含泪之笑,洵为咏物而能妥帖的佳制。

查端杼,查揆女,有《如是斋吟草》,附刻查揆《笈谷集》后。端杼自幼许字虞山苏某,未几某殇,自后捐弃铅华,淡妆蔬食,闭居一室,事亲尽孝,终身不嫁。其《盆鱼》曰:



未得沧江汗漫游，且安勺水当清流。鳞潜不羨云如藻，机息何嫌月似钩。如此濠梁应失笑，有人湖海叹沉浮。观鱼触我无穷悟，故故萍根弄水沤。<sup>[5]卷八</sup>

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样的人生理念在贞女节妇这里得到了这样的解读，也算是可悲可悯了。

但是，有时哪怕这一勺之饮也并非那么容易取得，正如其《岁暮杂感》所描写的：

同云如墨压檐端，风雪惊心岁又阑。消我年光凭涕泪，离人骨肉是饥寒。愁同猬集驱还至，衣似鹑悬补独难。却比杜陵贫更甚，囊空并少一钱看。<sup>[5]卷八</sup>

年关岁末，风雪惊心，饥寒交迫，如何捱！更何况“骨瘦非关病，愁多岂独贫”<sup>[5]卷八，《简寄沈夫人周撰华女史》</sup>，莫名的烦恼时时袭来！她果真能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得无生俗虑忘”<sup>[5]卷八，《夏日记事五绝》</sup>吗？

对待生命，尤其是女性的生命，那是个以麻木为崇高的年代，这决定了贞女节妇们的命运是悲苦的，而且越悲苦越受尊敬。但“人间小劫廿余年，赢得生涯学蠹鱼”<sup>[5]卷八，《秋夜感怀寄姑母》</sup>，悲苦无告的她们顽强地用文字不让孤寂的生命消失于无形，反而显出一种冷然而清、凄然而远的美。这是不是古代女性诗美必须付出的代价？尊享生命的代价？就像“穷而后工”一样，“福薄才现”，对于女性创作来说，是不是一种宿命？

当然事实也并非那么绝对，那么令人绝望，毕竟节妇贞女是生命在无常状态下的非正常的归宿。实际上，走出庙堂、安贫守素应该是更符合诗歌生态的，不然，为什么那么多诗人，包括查慎行等，他们优秀的作品都不出于为官作宦时期呢？诗歌是有闲有情有心的艺术，它不一定需要有钱有势有位，它自有特殊的生态。由天堂入地狱再重回人间的查氏闺阁，在正常的情况下，有作为寒士的丈夫伴她们过正常的饮食男女的生活，那她们的人生应该更加滋润更加富有色彩也更加能够入诗。只要我们不过分迷醉于冰清玉洁的神秘、凛冽彻骨的刺激和愁云惨雾的震撼，我们会在庸常的生命中发现不寻常的诗意之美。在查氏家族平民化的进程中，那种美正是闺阁诗人与高才寒士联手创造的。

其实，就上文已及的查昌鹤、查映玉、查端杼们而言，诗美的追求，正是在人生的苦海中让人不溺的筏舟，那是家人族众以美的心灵共同缔

造的。“幽草闲花绝点尘，雨余庭院吐芳芬。可知不受骄阳虐，赖有慈云爱护勤。”<sup>[5]卷八，《夏日即合王绝》</sup>崇敬诗美的家族，正是不幸中的女性的救护，也是催生诗美的息土。它一面把那些在苦海中挣扎的生命救上了希望之岸，同时，也承载着正欲乐享生命的族众作诗意的海航。

查映玉、查端杼们不幸中幸而有查揆们，那是她们生命苦海中的港湾。从这港湾出发，作着幸福的生命之海航的也不乏其人。查揆和妻子吴慎，正是沧海偕航之侣——

记拔金钗赏浊醪，扁舟相送又江皋。柳条不断长垂地，枉道东风似剪刀。<sup>[5]卷八</sup>

这是吴慎的《有怀夫子》。诗的口吻是娇嗔的，因为，不管怎样，比起她的小姑、她的女儿，可以有所怀恋、有所期待，就是幸福的。

她远道去丈夫所在的宣城，就是想要告诉丈夫她心中朴素的理想：

隔溪村落隐烟霞，竹外夭桃三两家。最好一间茅屋住，山童门外扫闲花。<sup>[5]卷八，《丙子三月侍家姑赴宣城道中记事偶成八绝》</sup>

因为她耳闻目睹的山水自然是如此的诗情画意，令人舒心惬意：

忽闻渔笛弄秋声，听到秋声梦亦清。回首不知村远近，萍开山影逐舟行。<sup>[5]卷八，《舟中即景》</sup>

在吴慎的笔下，我们看不到天下国家，听不到人生至理，也无须治国安邦，只那种灵心慧性造就的诗美意境，足可怡人。

另有一位幸运的女子查慧，她颇有见识，有《题黄韵珊帝女传奇》等诗篇可见其曲艺修养和史识。但她尤以画著名，所作小词，则词中有画，亦颇动人。查慧字定生，又字菡卿，孝廉查有城、查有坤妹，寄籍钱塘。长，嫁为仁和吴承勋妻。吴承勋有《景县馆词》，清芬疏俊，被人评为词中逸品。满门风雅中出来的查慧为人豪迈，工写花卉仕女，并嗜好弓箭，尝绘《弋雁图》以寄意，与因“饮酒读骚”而名动江南江北的女词人吴藻齐名。查慧词比起吴藻，另具特色，虽说明白如话，但神味秀远，迥绝尘艳。查氏族众并都能词，且词也是特殊的诗体，所以我们在这里略引查慧词两首，以弥补上文谈查氏文学在体式上的缺漏。其《如梦令》云：

篱外一痕残雪，池上一丸明月。新种白藤花，不许小鬟轻折。休折，休折，个个养成蝴蝶。<sup>[9]1739</sup>

《清平乐·湖上泛月》云：

新凉似麴，酿就西湖绿。醉后尚堪斟百斛，飞下一瓯寒玉。月华小驻桥东，萧萧几阵微风。趁著采莲人去，不知身在月中。<sup>[9]</sup><sup>1739</sup>

其他如朱淑均、朱淑仪以姐妹为姊妹，与查有荣、查有炳联襟兄弟日相唱酬，家中妻妾子女俱能诗，平居唱酬为乐，所作合刊成集等风雅事，在查氏家族中算是屡见不鲜的，此不赘。

在海宁查氏那部煌煌数百人的宗族诗歌总集中，除了有一位未嫁而殇的小女子之作外，殿尾的是一位佚名的沈氏夫人给丈夫查人和的慰贫之作：“不假雕镂句自新，一悬齿颊一生春。胸中珠玉知多少，莫笑诗人易受贫。”这代表了“天上人间”后查氏闺阁一种普遍的诗歌审美观和价值观。诗人和诗歌，在查氏家族中始终是被仰视、被供奉的，而不仅仅是男性高撑着遮风挡雨的巨盖荫蔽着命途多舛的女性而已。寒士与闺阁，“殆犹贫贱夫妇、患难友朋、骨肉兄弟所不啻”，他们相将而行。也正因为这样，查氏的高才寒士即使青

衫未脱，有雅洁如梅的闺阁中人的熨帖支持，他们自可以“生计抛来诗是业”，“第一功名是赏诗”了。海宁查氏的文脉之传，因为修德才媛的代代接力和支撑，因而源远流长；海宁查氏在中华诗坛的荣光，闺阁诗群与有力焉。

海宁查氏闺阁诗群在家族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迥然不同的生存状态，走过了曲折多变的心路历程，但共同体现为修德以为务、修文以为副的家族诗性文化特征，体现为以诗笔的描画和表达为生命作拒绝泯灭于无形的记录。与特定的生态、心态相关合，不同阶段的查氏闺阁的诗歌作品形态也表现出异时而趋的不同的题材好尚和艺术取向。但值得注意的是，查氏闺阁诗群的创作又在诗思的全局性定位、抒情的倾诉型选择、文本的有机化营造诸方面表现出潜在的、不期而然的共性，这是笔者将另外具文论述的。

查揆弟查余毅在《亡姬事略》中用以描述自己与篷室周幼荅的关系，见《海昌查氏诗钞续集》卷七。

《海昌查氏诗钞》稿本所钤印文。

#### 参考文献

- [1] 查容. 公祭查母钟孺人文[G]// 查氏文钞：卷二. 清刊本.
- [2] 王又华. 古今词论·仲雪亭词论[G]// 词话丛编：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 钟韞. 梅花园存稿[M]. 清乾隆刊本.
- [4] 查继佐. 钓业[G]// 古书丛刊·东山遗集二种. 古书流通处影印本，1922.
- [5] 查有钰. 海昌查氏诗钞续集[M]. 稿本.
- [6] 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7] 查慎行. 诣狱集[G]// 敬业堂诗续集：卷五.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8] 王应奎. 柳南随笔[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 叶恭绰. 全清词钞：卷三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雨夕]